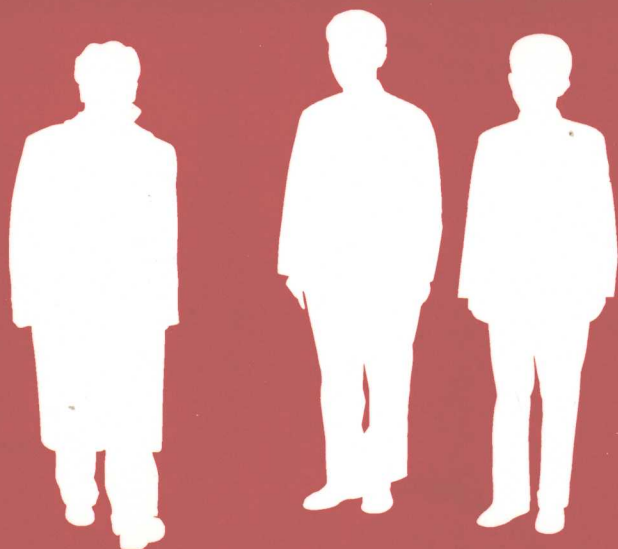


杨少衡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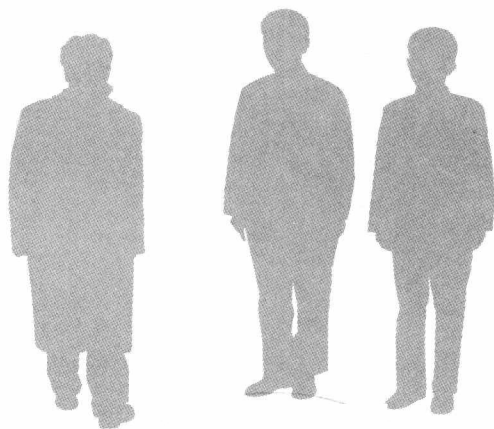


市级领导

春风时政小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杨少衡 著



市级领导

春风时政小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© 杨少衡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市级领导 / 杨少衡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2

ISBN 978-7-5313-3655-6

I. 市… II. 杨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9006 号

市级领导

责任编辑 王维良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封面设计 杜江

版式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张 16

插 页 2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3655-6

定价: 2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 转 2050

目 录

神老乡	001
三八节快乐	030
俄罗斯套娃	063
天堂女友	102
喀纳斯水怪	136
绿色	175
前往东京的关隘	214

神 老 乡

1

陈捷很认真。有时太认真不行，会坏事的。

那时大家守候在高速公路出口，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十五分。陈捷向黄江河报告，说估计客人的车十五分钟后到达。黄江河问了一句：“路上没耽搁吧？”陈捷即认真打电话，打算核实一下客人目前的位置以判定是否准时到达。这个电话打坏了。

接电话的是夏玉龙。他一听说黄江河等人正在路口恭候，当即发急。

“为什么？我跟你交代过的！”他说。

陈捷嘴里哎呀哎呀叫，说没错，是交代过不要迎接，情况跟领导报告了。大家说，谢副省长光临，不接一下怎么好，因此还是来了。

夏玉龙不说话，手机里好一阵没有声音，估计他是放下电话，跟谁说明去了。他还能跟谁说？必是大领导谢荣光无疑。

好一会儿他说话了：“陈捷，你跟黄市长说，领导还是那个意见：不要接。你们赶紧先回去，我们直接上宾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“这怎么成？”

“省长定的，”他厉声道，“按他说的做。”

于是就很尴尬了。谢荣光一行前来调研，事前确实交代当地官员不要迎接，大家在下榻地点也就是宾馆会面就行。陈捷跟市长黄江河商量半天，认为还是应当来，

于是该到的都到，忽隆忽隆一起前来恭迎。没想到一上来就碰了一鼻子灰。

陈捷浑身冒汗，很后悔。早知道静悄悄守株待兔就好了，客人到时大家鼓掌，那时没有生米，全是熟饭了，看他还能怎么办？现在电话一打，死了，人家闻讯认起真，发话要求即刻走人，这可怎么办？能走吗？不走能行吗？用本地老乡的说法形容，这里一个市长不得了，有水桶那么大，那边一个副省长更大，有如打谷桶。陈捷充其量顶个小饭桶，他可怎么摆弄？

黄江河盯着陈捷，等着下文，那会儿没其他办法，陈捷硬着头皮赶紧报告夏玉龙的话。黄江河即眉毛一拧，极不高兴。

“这都来了。”他说，“还回去？”

陈捷说：“听说领导脾气可大。”

黄江河一声不吭。

陈捷赶紧出主意。事后证明，这个主意很馊。

他说能不能这样：其他人员车辆一律撤退，只留一车两人，轻车简从。黄市长肯定得留下来，不只是迎接，是利用时间汇报工作。他陪市长留下来，协助处理事务。

那时候有四辆轿车停在路口，除市长外还有分管副市长、政府办主任等相关官员在场，车辆、人员一溜排开，比较壮观，通常情况下热烈欢迎需要类似场面，眼下忽然显得不合时宜了。不说浩浩荡荡，至少过于隆重。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市长采纳了陈捷的建议，一摆手下令说：“就这样。你们快走。”

市长发话，大家自当听从，于是匆忙上车，两分钟走光，路口处顿时轻车简从。十分钟后省政府的中巴车驶出了收费站口。陈捷站在路口边高举双手使劲挥舞，心里很悬，唯恐驾驶员没看见这边有人候着，也怕车上人看到了不予理睬，一气之下扬长而去，那就太丢脸了。

还好，中巴车驶过来，停在路旁。车门一开，黄江河即上车，陈捷紧随而上。

谢荣光坐第一排，这是惯例。这人五十来岁，身材魁梧，面相严厉。他伸手跟黄江河握了握，什么话都没说。大领导不说并不意味着承认现实，不计较了，自有人出面替他表示一点看法，这就非夏玉龙莫属。夏副主任不宜对黄市长吹胡子瞪眼，他只能对陈捷发话，予以严肃批评。

“陈捷你怎么搞的？省长让你们走，为什么不听？”

陈捷赔笑，说这不怪他，怪黄市长。

举座皆惊。陈捷赶紧补充，说黄市长是对上级领导感情太深，生怕怠慢了。

“你还敢推！”

陈捷说哪里推得开，只能乖乖接受教育。这里省长市长加一个大主任，三座大

山压在他的身上，他一个小小“神”老乡哪里跑？早给压扁了。

他看到满车人面露不解，即加以解释，说本地乡下人讲普通话嘴角漏风，他这个陈老乡就变成了“神”老乡。

于是一车人都笑。但是不敢多笑，因为谢荣光板着脸呢。

陈捷继续前进，着力活跃气氛，扭转不洽局面。他往车上瞄了一眼，问夏玉龙：“怎么少了一位领导？夏主任把王处长藏哪儿去了？”

夏玉龙说：“他有点事。”

一旁的谢荣光不高兴了，板着脸一摆手，制止陈捷继续活跃。他指着陈捷问黄江河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

黄江河介绍说陈捷是市农办副主任，他们主任因病住院动手术，目前工作由陈捷主持。这一次省调研组由省农办夏副主任牵头组织，市里对应，由陈捷具体负责。陈捷这个人嘴巴有点怪，但是工作一向不错，很认真的。

“回头你给我查，看他这次是怎么负的责？”谢荣光说，“三座大山只会唱高调，管不住一个陈老乡？怎么强调都不顶用了？”

车里顿时鸦雀无声，挺尴尬。谢荣光指着陈捷，当然不只是说给他听。这时候陈捷还能往哪里跑，只能沉痛检讨。他还是那一套，说不能怪他，这一次要怪的是谢副省长。大领导事多，重要讲话、重要批示不断下达，人却难得一见，让基层干部了解太少，一朝光临，真是不知道如何对付，左右为难。

于是轮到黄江河摆手，不让陈捷多说：“讲什么废话，死鸭硬嘴。接下来安排好，一切按领导要求落实，别让省长再不高兴。”

谢荣光竟不依不饶：“江河市长，我就要你落实这个。”

他要落实什么？就刚才说的，查。他说要看看这个什么“神”老乡到底怎么搞的。再三交代别搞那些东西，为什么置若罔闻，偏偏要搞？这件事如果市里不查，他就亲自过问，紧抓不放。他准备把省里这一次调研任务交夏玉龙主办，自己另外开展调研，就查这个陈捷，题目叫做《怎么搞的》。不是说大领导让基层干部了解太少吗？这一次可以让陈捷充分了解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悔之莫及。

这个人语速平缓，并不高调斥责，也不怒目相向，却是不怒而威，气恼之情溢于言表。迎来送往算什么天大的事？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吗？人家偏要。车上大小官员个个屏息悄声，无不胆气发寒，不知道他是说真的，还是开玩笑。夏玉龙及时出来调控现场。他说谢副省长的重要指示咱们要认真贯彻执行。来之前领导再三强调，一定要改进作风，不许产生不良影响，陈捷明白吗？

陈捷说明白。

谢荣光居然还要揪住不放：“你明白个啥？”

陈捷苦笑，说领导真是一针见血。实话说他脑子里确实没搞明白，但是身子是明白的。此刻他四肢发凉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就跟快淹死一样。学一句文绉绉的话，叫做“畏惧不已”。真是畏惧不已。

还是没人敢笑。但是谢荣光不说话了。

中巴车继续前进。这是当天的第一回合，大出陈捷之意料。

事情本来不该这样，弄到如此程度像是有些奇怪了。

三天前，夏玉龙给陈捷打电话交代调研事宜时并无异常。谈及具体事务之际，他还跟陈捷开玩笑，让他准备一点怪话，供副省长调研时欣赏。陈捷说，怪话不成问题，要荤的还是要素的？夏玉龙说都要，大小都是人，人都讲究荤素搭配，营养全面有助健康。那时他说话的语气挺休闲，没太严重。他告诉陈捷，是谢荣光点名让他负责安排这次调研的。省农办的李主任带团出访，还没回来。谢荣光不想等，让夏玉龙抓紧操办。调研组拟走三个市，夏玉龙把第一站安排在陈捷这里，他对陈捷比较放心。谢荣光这位领导特别较真，得让他一下子有个好印象，开好头，调研活动才能圆满。陈捷这里可以看的東西多，他本人办事特别认真，所以从这里开始。陈捷便叫苦，说大主任看得起，不知道下面挺难受。听说谢副省长厉害得很，骇人听闻，让他先去打别人不好吗？自己这个“神”老乡只是个副职，当出头鸟太小了嘛。夏玉龙笑，说没那么可怕的，这次不要别的，就你这个出头鸟。

当然都是些笑谈，他们俩熟，玩笑无妨。电话上探讨了一些具体事项，夏玉龙交代说，谢要求本次调研轻车简从，他自己不带车，统一用省政府的中巴。下面也简化迎送，不必接，直接到宾馆见面就行了。

陈捷说这好，汽油很贵的。

那时候他没当回事，反正主随客便，各自高兴就行。不料一向黄江河汇报，麻烦就出来了。黄江河说谢省长怎么搞的？有这么简单？没搞错吧？

陈捷这才发觉可能真的搞错了。以往类似事项他管得少，副职不当家。这回主任生病才有他麻烦。他问了市里接待处，接待处答复说谢副省长近年到本市视察多次，单独来过，带队来过，每一次都由市主要领导出面，到高速公路出口处接。这是惯例。上边领导下来都这么迎接，别的人也都如此，其他市也都一样。

可是这一回人家作风优良了，特别交代。怎么办呢？破一回惯例？黄江河觉得不妥。他要陈捷问一下周边的人：“别找夏玉龙，他只能那么说，问他还为难。”

于是陈捷找了蔡省吾，蔡省吾在邻市当农办主任，比陈捷官大。但是彼此老同学，加上不相统属，私下里不计大小。夏玉龙跟他们也是同学，人家如今高高在上，

俨然一座大山，跟他说话得注意一点，与蔡省吾略有不同。

蔡省吾说上个月谢到他们那里去过一次，也是带省里几大部门的人，开了一辆中巴车。省农办李主任给他打过电话，也讲不必接。他们觉得不合适，依然全场出动热烈欢迎，大领导哈哈哈哈哈，并无异常。

“交代嘛当然需要，总得说说，表示表示，客气客气，你怎么当真了？”蔡省吾跟陈捷打哈哈，“这一套你还不会？”

陈捷也笑，说自己聪明着呢，陈老乡从来不笨。每一次路过仙山去拜见蔡主任，哪一次他都会先打电话，要求别给他上卤猪蹄。是不是？这就是提前交代了，多卤几块猪蹄以备咀嚼。

蔡省吾让陈捷小心点，谢荣光对猪蹄不感兴趣。

“他感兴趣啥？”

蔡省吾说以他观察，该领导比较喜欢人，尤其是陈捷这样的人。他要高兴起来，会把陈捷从头到脚修理一遍，让陈捷从此容光焕发。

“你让他修理了吗？”

“还好，大修年限未到，小修当然免不了。”

蔡省吾讲了一件事：他们安排谢看一家台商农业企业，下车时领导忽然指着山边一棵树问那是什么？蔡省吾却不认识，急中生智说可能是台商从台湾搞进来的新品种。领导说这要是新品种岂不怪事。于是亲率众人过去鉴定该新物种，确认不过是本地早有种植的油桐。于是大领导当场修理他，要求他到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去进修一下，学习一些本地果树基本常识，以适应农办主任的业务需要。

陈捷大笑，说蔡省吾活该。上大学时到处追女孩，不好好做作业，时间到了连夜借人的本子抄，现在才知道厉害。

蔡省吾说这位领导不太照顾咱们的面子，不过高兴起来也还行。那天挨了一番修理，他感觉窝囊，却没有因此缩头。后来找到个机会，他向该领导大声哭穷，说自己不认真学习，是单位经费不足，困难太多。末了大领导竟然替他开口，要市里给蔡省吾多拨点钱，让他能够支付前往省农科院进修的路费。金口一开还真管用，市里一下子给了十几万元，一举解决了该单位买新车安空调的经费缺口。

陈捷向蔡省吾打听有关热烈欢迎的各项细节。毕竟是老同学，彼此不必客气，用不着云山雾罩，担心内部事项乱说不宜。蔡省吾一五一十介绍了情况，他还开玩笑，问陈捷干吗打听得如此仔细，有何险恶用心？难道是准备拉领导下水？陈捷跟着也开玩笑，说蔡主任可以拉领导下水，陈副主任就不能学？只能伸脑袋挨人修理？蔡省吾咯咯地笑，说领导又不是他们蔡家的，那是全民所有制，公共财产人人有份儿，

陈捷尽管下手，他哪里管得着。陈捷便感叹，说如今当大领导真是特别不容易，这么多人摩拳擦掌，个个冤鬼似的，尽想把他拉下水去。有如《西游记》里你来我往那么多妖怪，都要吃唐僧肉。想来不免为之畏惧。

蔡省吾提醒陈捷，说不要太为领导畏惧，还是多为自己。所谓“阎王好哄，小鬼难缠”，安排类似领导事务，尤其要注意打点好其身边工作人员，否则哭都来不及。

陈捷问：“你是说招呼好秘书？”

蔡省吾说不错，谢荣光的秘书姓王，省政府办的一个处长。

“是不是胖胖的，中等个，戴一副眼镜？”

蔡省吾说不错，就这个王。

“还跟着他？”

“是啊，一直都是。”

“这人我认识。”陈捷喜出望外，“热烈欢迎过一次。”

蔡省吾问陈捷如何欢迎的？感觉怎么样？好侍候吗？陈捷说没事了。忽然间如释重负，很高兴。别的人指望不了，这个人能帮上忙。这就没事了。

蔡省吾大惊，说难道这是陈捷在大领导身边安插的卧底？陈捷说他跟这个王几乎不认识。但是彼此有缘，看来这回没问题，可以将领导径直拉下水去。

紧急咨询就此打住，陈捷赶紧跑去找黄江河汇报。黄江河很满意，说这就对了。他当即拍板，按照本市惯例，参照其他地方做法，不管领导如何客气，咱们该迎照迎，热烈一点。于是大家隆重前往。

结果陈捷一上阵就碰个满脸鼻血，大领导果然名不虚传。陈捷哪能指望什么卧底啊，那天上午他随黄江河上了调研组的大巴车，一边点头一边东张西望，顿时心里发凉，知道自己高兴早了：满车领导该有的都有，独独就缺了那个王。

看来这回是在劫难逃。

2

从高速公路出口前往市区，进入市宾馆，车行十五分钟。一路上气氛很沉重，但是未出意外，却不料甫一下车，大领导即刻发作，上了第二回火。

“搞什么？”他指着大门口问，“谁定的？”

“这没写错啊!”

“马上拿走。”

谢荣光指什么生气呢?竟是摆在他们下榻的贵宾楼大门两侧的欢迎牌。这种牌很普通,一侧摆一块,牌上红纸黄字,写有两条非常一般的标语。左边一面为“热烈欢迎谢荣光副省长率省调研组光临我市检查指导”。右边一面是“祝谢荣光副省长及调研组各位领导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”。类似标语见诸于多种欢迎场合,几乎可谓全国通用,并无创意,今天谢副省长驾到,标语上写的是谢荣光,明日谢省长走了,王主席来了,换成王主席的名字即可,大家一律笑纳,反正就是个意思,表明主人热烈欢迎,客人没有太多计较的必要。却不料今天谢荣光认起真来,坚决不予接受。

“早交代不搞这些,”他对陈捷瞪眼睛,“怎么还弄?”

陈捷说如今乡下人过年少不了也得贴两张红纸,写两个“福”字。大省长光临,没有两张红纸怎么说得过去?

夏玉龙急了,当即发话阻止:“你还说什么!快收起来。”

于是小姐、门童们一拥而上,七手八脚把两面标语牌抬进门厅里。谢荣光站在车门边,板着脸一动不动,直到欢迎牌抬开,才拂袖而行。

后来宾馆老总向陈捷讨教,问这标语怎么了,让领导这么不喜欢?这问题不好回避,因为两条标语事前曾由陈捷亲自过目。这次来的领导大,如何安排让陈捷很费心,所有细节都很注意,包括标语。却不料该倒霉时,任你怎么用心都不管用,横竖都得碰鼻子,标语也跟着倒霉。陈捷对老总说,看起来咱们真是老乡,不会搞,弄个标语都发傻。为什么要写“光临我市”?应当写“莅临我市”才对。老总说这还不一回事吗?陈捷说这位省长叫什么?谢荣光,谢荣光副省长光临我市,左一个光右一个光,加上另一边还有一个光,三光政策吗?把人家弄光,这怎么可以?老总说不对啊,谢副省长也不是第一次来,以往抬出来的也是三个光,人家很高兴,没问题嘛。

陈捷纯属胡说八道,他自己心里有数。大领导何以与两条全国通用标语过不去?跟什么三光两光一点关系都没有,人家是在借题发挥呢,有如一个乡下老太婆指着院子里的一头猪,骂其贪吃懒做,你以为她真是在骂猪?猪贪吃懒做不是长膘快吗?求之不得。人家老婆子指桑骂槐,是在抱怨儿媳妇不好。谢荣光对两条标语发难跟乡下老太婆骂猪是一个道理,让他不高兴的不是标语,是标语旁大门边站着的人。当时有十来位大小官员候在那里热烈鼓掌,欢迎大领导驾到。这种场面很普遍,并非刻意安排,绝无创新,大家早就习以为常,问题是今天人家领导恼火这个。

他这火恼得太没道理,陈捷略有不服。

时已中午，客人到达后先进房间，叫做“擦一擦脸，洗一洗手”，然后就该用午餐了。夏玉龙把手一摆，让陈捷跟他进房间，门一关就他们俩，这时比较好说话。

夏玉龙交代说：“谢副省长一向脾气大，加上今天不痛快，你们小心点。”

陈捷说原来是这样，领导今天不痛快，搞得大家这么痛苦。

夏玉龙说：“你陈主任不痛快的时候，底下人很愉快吗？”

陈捷说自己小主任还是副的，管不了几个人，没法比。当然总有不痛快的时候。

夏玉龙说谢副省长也不是总这样，也有高兴的时候。别往心里去，注意一点。

陈捷说谢谢夏副主任提醒。当下属的免不了挨训，视同接受教育。

夏玉龙是陈捷的老同学，早年间他俩与蔡省吾等人一起就读于省农业大学，眼下都在农办系统工作，如陈捷怪话所称，均为老农。夏玉龙跟陈捷关系比较特别，他们曾经在同一个县待过，那时也是上下级。上下身份有别，彼此都得找准位子，但是老同学间毕竟还可以说点知心话。

当天午餐没出事，一切正常。事前夏玉龙交代过，谢副省长强调不许摆酒，菜简单些，便餐为宜，入席陪餐人员尽量少点。陈捷照办。当天中午陪餐的仅市长黄江河和陈捷两人。时市委书记出差不在家，市长最大，他出场就够了，可谓以一当百。陈捷负责具体安排调研组活动，自当出席，主要任务不是吃，是把调研日程的细节一一敲定。他在席间从旁观察，谢荣光的脸色始终不好，但是没再发火，可能因为这一桌菜暂无把柄可抓，也可能是不痛快过去了，心情开始好转。

开吃之前，餐厅服务人员依例，询问客人需要什么酒水？谢荣光说不要酒，不要饮料，也不要茶，他要一杯白开水，对一点凉的，不要太烫。服务员赶紧去办，不一会儿用托盘端出一杯白开水。谢荣光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药瓶，打开，就着开水服药。坐在他身边的黄江河表示关切，问省长身体怎么样？谢荣光说不怎么样，所以才吃毒药。桌上人一听讲的是毒药，个个惊讶，以为听错了。谢荣光即补充说，是药三分毒，猛药尤其毒。治病就得服毒，没有办法啊。

其语音表情竟有些惆怅，与常人无异，显出点人情味了。

他居然主动向陈捷发问，非厉声追问，是比较亲切的询问。

“说一说，你这个陈老乡哪来的？”

说他一个三座大山，他记住了此间的一个陈老乡。这人似开玩笑，脸上却无笑意，依旧十分严肃。陈捷怕他再拉下脸训斥，不敢多说，只讲自己农家出身，读的农科，干的农业，春耕秋收知道一点，大政方针领会不够，土话怪话讲起来顺溜，开会念讲稿说正经话嘴角漏风，姓陈说成了姓“神”。所以自称老乡，即乡下人。

谢荣光没轻易放过他，还追着问：“什么陈啊神啊的，你这是哪的口音？”

夏玉龙替他解释，说陈捷老家在本市连山山区一带，那边的人真是这么讲话的，“芝吃丝”分不清楚，姓陈的就变成姓神了，陈捷刚上大学那会口音可重了，如今好多了，已经没有那么“神”了。

陈捷说这归功于领导的批评教育，还有个人的努力学习。

谢荣光脸上有笑容了，这时候的样子比较和蔼。他感叹，说他早几年到过连山。记得那儿有一条小河，流到镇子旁边，形成一个小湖，狭长形状，湖边长着树，植被不错。陈捷赶紧套近乎，说自己的家乡真是有幸，大领导亲自深入视察过，还记得这么清楚。但是领导有一点小错误，就是该地不把湖叫湖，当地人口音重，管那叫“水蚕”，意思是“水潭”。他的村子就在水潭边，早年潭水清澈，最深处达数十米。

“他们告诉我湖里有大鱼。”谢荣光说。

陈捷即笑，说当地镇村干部罕见大领导，一朝撞见不免手脚发麻，心里发憷，畏惧不已，所以没敢说老实话。他们家那个狭长深“蚕”里真有一些土特产，但是最著名的土特产不是大鱼，是阿三。村中大人们总拿它吓唬小孩，说阿三藏在潭中，小孩不听话下潭玩水被阿三看见了，顺手就拉下水去。所谓“阿三”其实就是水鬼。当地民间传说，水鬼都是些溺水而亡的冤魂，它们不得超脱投生，必须捉住一个替身溺死，自己才能转生为人。所以阿三们总是潜伏在潭里窥视，随时准备把个活人拉下水去。捉住替死鬼后阿三得以转生，替死鬼就变成阿三，再去捉拿下一个活人。

谢荣光说：“这都是鬼话。”

陈捷赶紧检讨。这时服务员端一盘清蒸桂花鱼上桌，陈捷说不好意思，干扰了领导们的胃口。领导说得对，什么阿三阿四那都是胡说八道，鬼话，大家吃鱼，这鱼不错。

黄江河对谢荣光说，陈捷这张嘴在机关里是出了名的，怪。这干部就是嘴怪，其实办事挺认真。说他陈老乡，真是有点老乡模样。个头小，身材瘦，经常在乡下跑，晒得黑，给他把锄头往地里一站，跟乡亲们确实也差不多，搞搞农办挺合适。这人曾经在乡镇干过多年，农村农业农民都很熟悉。

谢荣光说：“在哪里干过？连山？”

陈捷说他在连山当过副镇长，后来还在邻近的旧城乡当过一届乡长。陈捷特意提一下谢荣光的秘书，说这一次谢副省长来视察，事前省里曾传来一份名单，他一看名单上有王处长，非常高兴。因为当年他在旧城乡工作时曾经见过王处长，有幸认识，当时王处长也是随领导下来视察的。不想这一次王处长最终没有光临，很遗憾。

谢荣光不吭不声，紧盯着陈捷看。陈捷不禁心里发紧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又说错话，领导是不是准备忽然拉下脸来。大领导神妙莫测，真是说不准。夏玉龙及时在一旁插嘴，把话接了过去。夏玉龙说当年他也在县里。曾经有省里一伙电视记者到旧城乡搞随访，看到路旁几个农民兄弟在聊天，记者叫住其中一个，问这位老乡知道省里发布的某项农业政策新规定吗？该老乡即表示他知道并坚决拥护。记者细细一问，不得了，虽然嘴角漏风，但讲得头头是道。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什么老乡啊，原来就是本乡乡长“神”捷。

大家都笑，于是就议起了记者。谢荣光问这次调研活动通知记者参加了吗？陈捷说通知了。谢荣光问通知了几家？陈捷说本市报纸、电视、电台都通知了。谢荣光说只有市里的？陈捷说省里各主要新闻单位在本市都有记者站，他们也都会派记者来。谢荣光点点头，不再询问。

那时陈捷正喝蘑菇汤，他大汗淋漓，说这汤真是烫嘴。席间他跑出门去，声称是要落实一下下午的安排，其实哪有什么安排，他是去救火，喊人，紧急调度。做什么呢？通知记者到场。

这一次谢荣光所率调研组到本市，内容是“农业产业政策调整”，调研组成员来自省里各涉农部门。类似调研活动不属于特别重要的公务活动，媒体可报可不报，视情况而定。此前夏玉龙交代调研事项时，从未跟陈捷提起需要通知记者随同。加上谢荣光强调不让接不让迎，不摆酒不要陪，让陈捷觉得该领导这一次搞的不只是农业调研，还有些像是廉洁从政优良作风标兵示范了。所以他压根儿就没跟媒体打招呼。哪想人家大领导不喜欢官员迎来送往，却很欢迎媒体参与活动，看起来还多多益善。陈捷在饭桌上一听其言，知道大事不好。当着谢荣光的面很畏惧，不敢承认全无计划，唯恐他当场发作，只好硬着头皮无中生有，回头才赶紧安排。

午餐后走出餐厅，夏玉龙给陈捷使眼色，让他还要保持警惕。夏玉龙提醒了一句，说话适可而止，怪话不要太多。阿三阿四什么的，不要讲了。

陈捷说明白。

他也问了夏玉龙一句，说王处长呢？怎么这回没跟来？

夏玉龙说本来要来的，名单都打上去了，临时有点事。

“干吗老问他？”夏玉龙问。

陈捷说知道大领导不好对付，指望他帮点忙。也算故人了，当年有幸热烈欢迎，共同战斗过一个晚上，留下了一些伤痕。从那以后再没见过面，本来也未曾想念，事到临头才忽然想念起来。

“这些年他一直跟着谢吗？”

夏玉龙说是的。这个王不简单，谢特别欣赏，带过来带过去，总在身边。秘书就像鞋子，对脚的好走路，总穿着。不对脚的哪会再用。

陈捷说乡下人管这叫尿壶，洞眼对得上就留着尿，对不上早扔了。

夏玉龙说以前那些事不要再提。明白吗？

陈捷说知道了。

什么事呢？彼此心照不宣。涉及当年的热烈欢迎，拉人下水，此事内部掌握。

那一年，陈捷在旧城乡当乡长。有个星期天晚间，近十点钟，他的手机来了一个电话，是夏玉龙打的。夏玉龙问他在旧城，还是在县里？在干吗呢？陈捷说他在县城家中，没干好事。儿子期中考成绩很差，满纸是屎，老婆管不了，让他利用假日回家加以教训。就干这个，明天一早回乡下。夏玉龙说那好，这里有事，赶紧来一下。

那时候夏玉龙是副县长。夏玉龙跟本县旧无渊源，他是省城人，农大毕业后去了农业厅下属一事业单位工作，一直干到处长。后来恰逢省直抽调一批干部到县里挂职，他给抽到了，下派陈捷那个县当两年挂职副县长，两位老同学才欣然重逢于基层。那天晚上夏玉龙让陈捷赶到县城北郊的华丽大酒楼，没别的事，就是见客，见一女三男四位客人，均为省农业厅的年轻干部，时随厅长视察本县。夏玉龙在省里时跟他们都在一个系统，彼此认识，此刻相聚于基层，当然得尽地主之谊，聊表热烈之情。当天晚上客人们已经陪同厅长接受了书记、县长的正式欢迎宴请，现在是夏玉龙另加安排的余兴节目，哥们儿姐们儿小范围聚会，吃吃夜宵，唱唱歌。这种场合相对私密，为什么要无关者陈捷赶来参与？因为有两项内容需要，其一是喝酒，其二就是买单。

夏玉龙酒量不行，碰到需要喝酒，甚至斗酒的时候，他需要援兵。凡类似场合，没有足够的酒精，哪里能够表现欢迎之热烈程度。所以那天晚上他得搬救兵，这种救兵当然得用自己人。陈捷是老同学，酒量大，嘴巴还格外有用，嘴角漏风，能讲怪话，阿三阿四一来，大家哈哈哈哈哈，非常下酒。重要的还有一条：待欢迎项目全部热烈完成，他可以全数买单，因为乡长管财，签的字算数。夏玉龙虽贵为副县长，手中掌握的接待费有限，有时不免需要下属部门分担一下，帮助买买单。这种事也不是随便找一个有钱的就行，必须如陈捷般可靠，以避免出现意外麻烦。

陈捷与四位客人一一握手，其中有一个握手动作很敷衍，伸出几个指头跟陈捷一碰，一点力气不用，轻飘飘就把指头抽回去。这就是那个王处长。当时他名片上印的是农业厅办公室的助调，但是他们都管他叫王处长。这人年纪比夏玉龙、陈捷要小一些，个不高，人很牛，一对眼睛眯在眼镜后边看陈捷，没把他太当回事。

夏玉龙介绍，说这位王处长是厅长的大秘书。陈捷快敬他，来个满杯。

陈捷赶紧举杯，那王处长俯着身子只顾跟一旁的女子说话，头也不抬，杯也不举，眼睛也不看，摆一摆手，让陈捷赶紧喝，就这么被敬一杯。

陈捷讲怪话了。说他发现夏副县长说得不对。王处长哪里是领导的大秘书，他自己就是大领导。领导说的是他给写的，领导看的是他给排的，领导签字的那支笔也是他递过去的。离了他，领导不懂得说话，不知道走路，签字都找不到地方了。像乡下人说的，神婆不跳，菩萨不到。

不觉大家都笑。那个王略显不快，让陈捷不要胡说八道。陈捷笑称胡说八道是小事，今天晚上代表夏副县长和全县人民热烈欢迎，准备光荣牺牲在这里，用这酒楼里的酒把王领导灌倒，彻底拉下水去。

“哎呀呀，你是个谁啊？”

陈捷说他是“神”老乡。他先给领导讲个故事：他老家连山那边有一口水潭，水潭里有种东西叫做“阿三”，那其实是传说中的水鬼。他五岁时跟几个小孩偷偷下潭玩水，不幸撞着阿三，被水鬼拖进潭底。村里大人即刻赶到，他母亲跪在水潭边哭天唤地，请求阿三饶了他，结果奇迹发生，他从水潭边冒了出来，毫发未损。从那以后他就怀疑自己变成阿三了。各位领导碰到他千万小心。

座中女客发笑，指着陈捷道：“王处，人家单挑你呢。怕不怕？”

陈捷说王处长在省城不用怕，到了此地只好畏惧。这儿的水潭归阿三管。

王处长是什么人？他还能怕陈捷如此吓唬？于是喝。这人果然好酒量，连干三杯不见动静。他自己夸口，说晚间书记县长宴请，他为老板替酒，少说已经喝了半斤洋酒。给老板当秘书，没这水平怎么行。陈捷便感叹，说看起来任务很重，拉王领导下水这么不容易，拉王领导的老板下水那就更不容易了。

席间陈捷托故跑出门，到外头偷偷给老婆打电话。老婆已经睡了，陈捷交代她上好闹钟，午夜一点前，如果他还没回家，赶紧来电话，随便说个什么，儿子发烧老爹摔倒，越紧急越好。到时候他好借机逃跑。

“不跑准他妈给搞死。”他说。

夏玉龙也出来打电话。他哈哈，很高兴，说陈捷就这么干，好。重点突出，方向明确，拉住这个王往下拖，看他还能喝多少。

陈捷说小屁孩这么牛逼，夏副县长巴结他做啥？

夏玉龙说别小看，这是人精，大领导面前，最能说上话的就是他。

陈捷说乡下人讲，撞见小鬼，认得阎王。小秘书这么难搞，大领导还了得？碰上了不是该活活给吓死？

夏玉龙说大的以后再讲，现在先把小的搞定。

陈捷说：“那行，再接再厉，咱们淹死他。”

口出狂言，实有畏惧。他心知当晚没那么简单。

当时王处长一口一个老板，给陈捷留下深刻印象。王处长跟随的老板就是谢荣光，时谢为农业厅长，后来才成为谢副省长。当时陈捷以小推大，开玩笑说碰上大领导该活活吓死，居然一语应验，数年后果真碰上了该领导，真是一下子给碰个灰头土脸，满鼻子流血。这种时候不免有些想念王处长，尽管知道无从指望。

下午出发前，陈捷在大堂前坐立不安。还好，终究是补救及时，不劳大领导再行发火。各媒体记者陆续赶到宾馆，有的拿笔有的扛枪，坐满了两辆面包车。

但是正如老乡所言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人家还盯着呢。

3

下一轮发作在山间，调研的现场。

午餐后，谢荣光的脸色有所缓和，语气略显轻松。下午出发前，黄江河给谢荣光介绍几位随行记者，谢荣光跟他们握手，脸上稍有笑容，表情很亲切。陈捷以为阴霾基本过去，领导的心情已经好转，不再打算紧抓不放，亲自调研陈老乡是“怎么搞的”，大家可以愉快些了。看头一个点时情况也不错，没出事，问题出在第二个点上。

这个点安排得比较远，大巴车开了半个多小时，一直往山里跑。调研组一行去看茶叶基地，该基地四周几个山头全都辟为茶园，相当壮观。调研车队在狭窄山路左盘右旋，进了半山腰一座山间茶场，一路车行顺利，并无意外，直到下车喝茶。

按照原定计划，谢荣光一行到达后，先在茶场总部小休片刻，喝喝茶，放放水。诸位领导坐着车一路上山，时间长，路不好，跑到这里也该累了，宜劳逸结合。这茶场有好茶，在该地首屈一指，正可隆重推出。当天车队到达时，茶场老板早已恭立于场部新楼前。客人下车走进楼下大厅，厅中茶几上摆有数套茶具，电热壶上开水已经烧开，诸事俱备。

茶场老板三十多岁，喜眉笑目，能说会道。客人落座后，小老板即烫壶，沥水，泡沏，亲自为客人上茶。第一杯茶自然先送首长，小老板用一支专业竹夹把茶杯夹